

影响了四代美国人的儿童经典

# 侄子韦得利

Freddy's Cousin Weedly

[美] 沃尔特·布儒克斯 / 著 赵玉珍 / 译



東方出版社



哇

# 子 韦得利

Freddy's Cousin Weedly

[美]沃尔特·布儒克斯 / 著 赵玉珍 / 译



東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侄子韦得利/(美)布儒克斯 著; 赵玉珍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10

(小猪福瑞迪)

ISBN 978-7-5060-5403-4

I. ①侄… II. ①布… ②赵… III. ①儿童文学—图画故事—美国—现代

IV. (D)I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8244 号

侄子韦得利

(ZHIZI WEIDELI)

---

作 者: [美]沃尔特·布儒克斯

译 者: 赵玉珍

责任编辑: 韩 悦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0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5403-4

定 价: 16.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 目 录

第一章	初次见面·····	001
第二章	保卫茶壶·····	011
第三章	韦得利受惊吓·····	025
第四章	帮助韦得利·····	040
第五章	茶壶失守·····	054
第六章	培养韦得利的胆量·····	063
第七章	蜘蛛与毛毛虫·····	082
第八章	大战毛毛虫·····	089
第九章	展开谈判·····	097
第十章	猜心思·····	110
第十一章	韦得利受教训·····	123
第十二章	邀请函·····	137
第十三章	参加茶会·····	148
第十四章	戏剧演出·····	159
第十五章	演出成功·····	176
第十六章	斯内德克夫妇逃走·····	186
第十七章	结局·····	194

## 第一章 初次见面



在豆豆农场里，一条小溪穿流而过。黑猫金克丝正坐在这条小溪的岸边。他刚吃过晚饭，坐在这里等小猪福瑞迪。福瑞迪还没来，金克丝坐在那儿摇着尾巴。他一会儿摇得慢，一会儿摇得快。黑猫觉得，如果尾巴摇得快一点，时间似乎就过得快一点。他就这样时快时慢地摇了一会儿尾巴，但是他发现尾巴摇得快慢实际上对时间也没有什么影响。于是他就卷起尾巴，开始洗脸。

黑猫金克丝洗完脸洗爪子，又洗了洗肚皮，然后他想洗一洗背上两个肩膀之间的那块地方，可是够不着。于是他想尽办法试着从各个角度去够那块儿地方。黑猫能把头扭到后面，还能看到两个肩膀之间的那块儿皮毛脏了，可是他的舌头就是够不到那个地方。最后，黑猫把头使劲儿往后扭，结果就仰面摔倒了。

黑猫起来再试，试着试着他突然停了下来，用力地盯着一株雏菊看。这株雏菊斜生在草丛中，似乎正在朝着他看。黑猫觉得那棵雏菊刚才嘲笑他了。不过他看着它的时候，它只是点了点头，用一种茫然而又愚蠢的表情扭头看着黑猫。

金克丝在岸上来来回回地走了一会儿。“那头猪去哪儿了？”他心想，“我估计他又在写诗了，所以才把时间忘到了脑后儿。真受不了诗人！”

黑猫金克丝叹了口气，再次坐下来，望着溪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这条小溪穿过树林，一路流经牧场，流入养鸭的池塘，又蜿蜒从农场上的房屋旁边流过，从一座小桥下面流出，汇入了广阔的海洋。小溪很深，金克丝向前探着脑袋，想看看水底有什么东西，可是他只能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的倒影。不过，自己那张脸看起来还真不算难看。“一点儿也不难看，”金克丝自言自语地说着，“相反，还挺好看。你要是想能跟这张脸媲美可不容易，单是这副好相貌你就比不上。”他对着溪水摆出了几个最漂亮的表情。

黑猫正在琢磨怎样才能让自己看起来既像美国的华盛顿总统，又像古罗马的凯撒大帝，这时他看到了两个小小的影子在水中游动。他靠近一点儿看，发现是两条米诺鱼，他们正抬头看着他。他们咧着嘴笑了笑，嘲弄地摆了摆鱼鳍，黑猫认为他们中的一个还伸了伸舌头。

被别人看到自己正在做一件傻事儿可不太好玩儿，即使这个“人”只是一条米诺鱼。金克丝火了。“你们最好别笑了！”他生气地说，“不然待会儿我就会让你们乐极生悲。”

当然了，鱼是听不到他说话的，不过他们能看出来他发火了。他们又往黑猫跟前游了游，盯着他看了看，又互相对视了一眼，如果你曾看见过米诺鱼咯咯笑的话，这两条米诺鱼就是那样咯咯笑的。这下更激怒了金克丝，他愤怒地摇了摇尾巴，向他们猛扑了过去，至少他认为可以扑到他们。可惜黑猫忘记了他们是在水里，结果溅了自己一身水。那两条米诺鱼尾巴轻轻一摆，朝下游游去了。而金克丝呢，像大多数不喜欢水的猫那样，狼狈地爬了出来，呛得直喷水，这时，小猪福瑞迪出现了。

小猪说道：“哟，我还不知道你喜欢花样跳水呢，金克丝。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试不知道啊。”

“别逗了！”金克丝生气地说。他抖了抖身子，慷慨地往福瑞迪身上洒了些水。不过小猪并不介意，说道：“好啊，很提神啊，再给我来点儿吧。”

“你到哪儿去了？”金克丝问，“我已经在这等你好几个小时了。”

“对不起啊。”福瑞迪说，“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有人来拜访豆豆夫妇，我在附近等着想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谁。”



“有这个必要吗？”金克丝说，“反正豆豆夫妇夏天已经去欧洲了，他们也就没法拜访了。”

“问题就在这儿，”小猪说，“他们开着车来的，带了好多大箱子和东西。我猜他们准备在这待上一两个月。可是他们发现豆豆一家夏天就走了，于是他们就从窗户钻进去，把房门打开，然后把东西也卸下来搬了进去。”

黑猫说：“天哪！他们怎么能那样做呢？他们是怎么知道豆豆一家不在家的呢？你没跟他们说吧？”动物之间有这样一个规矩：他们从来不和陌生人说话。事实上，大多数动物甚至从来不和他们的主人说话。豆豆先生也是多年后才发现他家的动物会说话。他跟纽约州的每个农民一样，对待他的动物都很仁慈、友好。

福瑞迪回答说：“我当然没说了，惠泽思普恩先生正好路过，他们就出去问他。我想听听他们怎么说，那个女的就把我赶走了。”小猪想了一会说道：“我不大喜欢那个女的。”

金克丝说：“咱们得做点儿什么，他们一共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就两个人。那个男的是个小个子，戴个西部牛仔的那种帽子。那个女的又高又瘦，看起来这样。”小猪用力地噘着嘴，想做出古板严肃的样子，可是一张猪脸天生就不是古板严肃的样子，所以他这个表情也没做成功，“那两个人我都不大喜欢，不过我最不喜欢那个女的。”

金克丝想了想说：“嗯，当然他们也许都是好人，即使他们不是……”他停了一下，然后又说：“我告诉你我们最好怎么做。等我们从你表哥那儿回来，你给你的治安官朋友捎个信儿。他可以到农场来跟他们谈谈，要是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他可以把他们赶走。”

福瑞迪认为这样做有道理，于是他和黑猫就沿着小溪出发了。他们穿过树林，翻过小山，来到了梅西农场，福瑞迪的堂哥欧内斯特在这里住。福瑞迪已经一年多没见过欧内斯特了。福瑞迪本应该经常去看他，但是他给欧内斯特读自己写的诗时，欧内斯特总是睡着。倒不是说他不喜欢福瑞迪的诗，而是他本身就喜欢睡觉。福瑞迪说欧内斯特睡着的时间比醒着的时间还多。当然了，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福瑞迪说的这句话不可能是真的。诗人们常说这种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话，不过你还是能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福瑞迪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欧内斯特也许是世界上最爱睡觉的猪。

不过不管怎么说，福瑞迪还是决定去看看他，见见他的妻子和孩子。而金克丝呢，他喜欢小孩儿，不管是猪的小孩儿还是人的小孩儿，他都喜欢，因此他说要跟福瑞迪一块儿去。

于是小猫和小猪走下了山坡，来到了梅西农场，“咚、咚、咚”敲了敲猪圈的门。

过了一会儿，一张脸从窗户伸出来。“谁啊？”她问。



“你好，”福瑞迪说，“你不是科拉嫂子吗？”

“是我啊，”她说，“你是福瑞迪堂弟吧，快进来。”她赶紧把门打开了，“欧内斯特！欧内斯特！快醒醒！福瑞迪从豆豆农场大老远来看你了。哎呀，福瑞迪，你可真是稀客啊，欧内斯特最近还在念叨你呢。你也知道，我们在这儿没什么玩伴儿，你应该常来。”

“我知道，我知道，”福瑞迪说，“我应该早来的，不过你也知道，总是有很多事情。”

这时从另一个房间传来了懒洋洋的哈欠声，不一会儿，欧内斯特进来了。“啊——哈——啊——”他又打了个哈欠，“你好，表弟，啊——哈——哟——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睡得晚，快七点的时候才睡，所以今天早上起晚了。”

“早上？”福瑞迪说，“现在都快晚上七点了。”

“是吗？”欧内斯特说，“啊，谁会想到已经这么晚了？我觉得还没睡好呢。科拉，孩子们——啊——噢——孩子们在哪儿？”

科拉把孩子们叫了回来，都一一介绍了。小欧内斯特也胖乎乎的，不停地揉着犯困的眼睛，长相举止很像他爸爸。不过他们的二儿子是一个个子很小、很害羞的小猪，他不愿意向福瑞迪问好，躲在他爸爸身后偷偷看着。他们只能看到他的一只粉嫩的耳朵和一只小而有神的眼睛。他的名字叫威廉，但是每个人都叫他小韦得利。

“过来，过来，韦得利，”科拉说，“出来跟你福瑞迪堂叔握握手。”福瑞迪说：“让他自己待会儿吧，科拉，等他想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出来的。”

科拉说：“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帮韦得利克服害羞心理，我姨妈海蒂也很害羞，甚至跟家人说句早上好她也会脸红。还有我妹妹——天哪，欧内斯特，你还记得吗？你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居然昏倒了。”

福瑞迪笑着说：“哦，我估计主要是因为她第一次见到欧内斯特感到震惊。哦，天哪，他又睡着了。嘿，欧内斯特，醒醒。”

欧内斯特睁开了眼睛，说：“天哪，我恐怕又打瞌睡了吧。你们说什么？”

福瑞迪回答说：“我们在说，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害羞，因为你醒着的时间太短了，大家没有机会去发现。”

“有道理，”欧内斯特笑着说，“是——啊——哈——哈——哟——有点儿道理。”说完，他的眼睛又闭上了。

“又开始了，”科拉说，“对了，福瑞迪，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金克丝能给我点建议帮帮小韦得利。我们怎样才能帮他克服胆小的毛病呢？”

然后他们就这件事情商量了一会儿，福瑞迪建议把他送到学校去。不过当然了，现在还没有为猪开设的学校。于是他建议揍他一顿，但是他们又觉得因为一件他自己都

无法控制的事情揍他一顿不太公平。

“你有什么建议呢，金克丝先生？”科拉问。

金克丝说：“嗯，根据你们说的情况来看，他在这儿除了家人也见不着别的什么人。他应该多跟其他的动物一块儿玩儿。把他送到外面去吧，那样才能让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可是我觉得他太小了，还不能自己独立地到外面去。”科拉说。

“拿破仑也是个小个子，你们看看他去了多少地方。”金克丝边说，边努力地学着拿破仑的样子。

“那我们应该把他送到哪儿去呢？”科拉接着说，“福瑞迪，你能不能带他到豆豆农场待一段时间——”

“天哪，”福瑞迪慌忙说，“我倒希望我能，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照顾他。豆豆夫妇不在家，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你也知道我现在是第一动物银行的行长。”

“哦，对，”科拉说，“我听说你的动物银行了，听起来很不错啊。它是——”她停了一下，因为韦得利在她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什么？”她问，然后大笑着转向金克丝，“他说你很帅，他希望长大后能像你一样。”

“好，好，”金克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问他，“你想长得像我是吗，小家伙儿？”小韦得利慌忙又藏在他妈妈的身后了。“真是个聪明的小伙子。”金克丝说，“咱们干嘛不把他带上呢，福瑞迪？那个小猪是个挺不错的小

家伙儿。”

但是福瑞迪说不行，虽然他也觉得抱歉，但是带上他是不可能的。

“那，要是你信得过我的话，夫人，我带他走吧，”金克丝说，“我虽没受过福瑞迪那样的教育，但是有些东西我还是可以教他的。怎么样，小韦得利？过来坐在金克丝叔叔这儿吧。”让大家吃惊的是，小猪韦得利真的从妈妈背后出来坐在小猫身边了。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起身准备离开，小猪韦得利怕黑，而且太阳已经下山了。韦得利亲了亲妈妈，跟她说再见，又亲了亲爸爸。欧内斯特又在睡觉，他睁开一只眼睛说：“嗯，韦得利？啊——哼——等早饭好了叫我。”说完眼睛又闭上了。“哎呀，金克丝先生，”科拉说，“我对你真是说不出的感激，我希望他不会太烦人。要是他太烦人，你就马上把他送回来吧。”

不过金克丝向她保证说他一定不会烦人的，然后他们说了再见，三个小动物就一起向豆豆农场走去。韦得利一路小跑地跟在这位新叔叔身边，觉得很心满意足。

## 第二章 保卫茶壶



金克丝以前通常是住在厨房里，但是因为豆豆一家去了欧洲，就没有人给他开门让他进出了，所以这个夏天他就搬到牲口棚去住了。到家之后，金克丝就给小猪韦得利在牲口棚里单独的一个圈栏里安排了床铺。而这时福瑞迪到中心街见他的治安官朋友去了，于是小猫就溜达到豆豆夫妇的房子那里，看看能不能了解一些那对新来的夫妇的信息。房子大门紧闭，不过从客厅窗户透出了灯光，小猫能看到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坐在桌边喝茶。她肩上裹着一个黑色的丝绸披肩，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过时的帽子，看起来很可笑，而且她端起茶杯的时候总是翘着小拇指。小猫用最悲伤的声音喵喵叫了几声，他的叫声听起来像小孩在哭，也像猫快要饿死的时候的叫声，总之会让人想到各种很悲伤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听到这种叫声还能无动于



衷地坐着而不到门口去看看，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人。然而那个女人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一眼。于是小猫又用更让人心碎的声音叫了几声，他的声音是那么地凄惨，听了会让人觉得这只猫一定是肚子痛到了极点。

终于，那个女人站起来了，她走到窗前，打开窗户，恶狠狠地说：“走开！再乱叫看我不用扫帚把打你！”

金克丝赶紧跳了下来，他气得不行。“居然不让我进自己的家，你敢！”他说，“我们就走着瞧吧！”他又转悠到前门，直起身子，正好可以够到门铃。他把爪子放在门铃上，一直摁着，直到听到脚步声，等门一开，他就噌地躲到一边。

一个秃顶的矮个子男人把门打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晚上好，尊敬的女士或先生。”然后他挺直了身子，吃惊地说：“啊？没人！一个人都没有！”他走到门外，向四周看了看，金克丝趁机溜了进去。

金克丝进入客厅的时候那个女人是背对着他的，小猫钻到了沙发下面。不一会儿那个男人进来了。

他说：“真奇怪，埃菲。门铃响了但是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奇怪吧？真奇怪，是吧？”

“你的话可真多啊，斯内德克，”她说，“可能只是邻居家的孩子调皮。让我抓住他们一次，他们就再也不敢了。”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小口茶，还故作文雅地翘着小拇指。